

# “普什图尼斯坦”问题： 缘起、成因及影响

姚大学 闫伟

**内容提要** “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是历史与现实政治双重作用的产物。1893年英属印度与阿富汗签订的《杜兰协定》是“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1947年印巴分治催生了“普什图尼斯坦”问题。在转变中的国际格局作用下，“普什图尼斯坦”问题逐渐走向复杂化，且成为一个地区性热点问题。它不仅对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两国关系、阿富汗重建及美国对阿富汗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成为影响地区、甚至是世界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阿巴关系 “普什图尼斯坦”问题 《杜兰协定》 阿富汗重建

**作者简介** 姚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世界史研究所教授、所长（通辽 028000）；闫伟，内蒙古民族大学世界史研究所研究生（通辽 028000）。

阿富汗问题是当今国际问题研究中的热点之一，国内外学者围绕阿富汗重建和难民问题、毒品问题、美国对阿富汗战略、伊斯兰极端主义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研究。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研究阿富汗问题都无法回避“普什图尼斯坦”问题。<sup>①</sup>“普什图尼斯坦”地区是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藏身之处，是阿富汗毒品走私的重要通道，也是造成巴基斯坦政局不稳的重要原因。本文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梳理“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形成及演变，分析该问题难解的原因，探讨其现实影响，以期为解决阿富汗乱局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 “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缘起

“普什图尼斯坦”（“Pash-tunistan”或“Pakhtunistan”），为普什图族家园之意。普什图族主要分布在阿富汗的东南部和巴基斯坦的西北部，是阿富汗第一大民族、巴基斯坦的第三大民族。关于“普什图尼斯坦”的地理范围尚存争议，有西方学者认为该地区包括普什图族居住的全部地区，<sup>②</sup>但大部分学者认为“普什图尼斯坦”仅指巴基斯坦一侧的普什图族聚居区。这一地区主要包括现今巴

<sup>①</sup> 国内关于“普什图尼斯坦”问题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仅有邱建群、李慧的《“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历史由来》，载《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6期，但该文仅考察了“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形成，并没对这一问题的发展、成因以及影响进行阐述。彭树智主编的《阿富汗史》（陕西旅游出版社，1993年版）、《中东国家通史·阿富汗卷》（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虽然对“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有所涉及，但均未作系统的阐述。

<sup>②</sup> See Muhammad M ush taq “M anag ing E thnic D iversity and Federalism in Pakistan”, *Eurp ean Journal of Scientific Research*, Vol 33 No. 2 2009 p. 283.

基斯坦与阿富汗接壤的西北边境省<sup>①</sup>、联邦直辖部落地区和俾路支省北部,面积约1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近2000万。<sup>②</sup>阿富汗历届政府从未承认“普什图尼斯坦”地区为巴基斯坦领土,而巴基斯坦政府则一直认为该地区是巴基斯坦领土。目前,巴基斯坦拥有对“普什图尼斯坦”地区的主权,该地区处于自治状态。

“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产生与19世纪西方殖民者东侵密不可分。1747年,普什图贵族阿赫马德建立了阿富汗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将整个普什图族都置于阿富汗的控制下。1773年,阿赫马德去世后,处于边远地区的普什图族逐渐摆脱了阿富汗中央政权的控制。19世纪初,英国为使印度免受俄、法两国的威胁,扶植锡克人崛起。锡克人在其国王兰季特·甘地(Ranjit Singh)的带领下陆续攻占了阿富汗的帕米尔、旁遮普等地,1839年占领了阿富汗的冬宫所在地白沙瓦。<sup>③</sup>1849年,英国殖民者占领了白沙瓦。

19世纪中后期,俄国在中亚的扩张对英印政府的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1874年保守党上台后,英国在中亚实行了“前进政策”,试图消除俄国的威胁。1878年,英国入侵阿富汗,爆发了第二次英-阿战争。1879年,英、阿签订了《冈达马克条约》,阿富汗失去了西部许多普什图族聚居区。<sup>④</sup>1893年,英国又同阿富汗签订了《杜兰协定》,英印政府强迫阿富汗接受该政府划定的双方势力范围的分界线,即“杜兰线”<sup>⑤</sup>。杜兰线将普什图族一分为二,成为“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历史根源。1919年,第三次英-阿战争后,双方签订了《拉瓦尔品第和约》,首次将“杜兰线”称为阿-印两国的边界线。<sup>⑥</sup>但阿富汗政府从未承认杜兰线是国境线。<sup>⑦</sup>

《杜兰协定》签订后,英属印度的普什图族一直没有停止过抗击英国殖民主义的斗争,1897年,普什图族起义爆发。20世纪初,英印政府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法,先后在普什图族聚居区设立了联邦直辖部落区和西北边境省进行管理。20世纪30年代,西北边境省的一些知识分子积极参加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被誉为“边疆甘地”的普什图民族主义者阿卜杜勒·加法尔·汗(Abdul Ghaffar Khan)还组织了“边界议会”和“红衫党”运动,要求建立独立的“普什图尼斯坦”。1937年和1946年,该党两次赢得了西北边境省议会选举。

1947年,印巴分治直接催生了“普什图尼斯坦”问题。1947年在英国的授意下,英属印度西北边境省举行全民公决,选择归属印度还是巴基斯坦。只有不到30万普什图人投了票,最终,西北边境省成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sup>⑧</sup>在部落地区进行的支尔格大会也同意在保留自治权的前提下并入巴基斯坦。阿富汗政府对于“普什图尼斯坦”并入巴基斯坦十分不满,他们认为英国退出印度后,《杜兰协定》应废除,“普什图尼斯坦”的全民公决不仅仅局限于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选项,普什图人有权选择独立或与阿富汗合并为“大阿富汗”。这样,“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正式形成。该问题形成伊始就不仅含有巴基斯坦普什图人要求独立建国的主张,也含有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国领土争端的内容。因此,1947年巴基斯坦加入联合国时,阿富汗是唯一持坚决反对立场的国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持续恶化。1949年,阿富汗政府甚至废除了《杜兰协定》及与“杜兰线”有关的英阿条约,支持巴基斯坦境内普什图族的独立运动。阿富汗政府还在边境地区的蒂拉赫发起成立了所谓“普什图尼斯坦政府”。1950年9月,阿、巴边境地区发生了军事

① 2010年3月31日,巴基斯坦将“西北边境省”更名为“开伯尔-普什图省”(Khyber-Pakhtunkhwa)。

② 薛克翘、赵常庆主编:《简明南亚中亚百科全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14页。

③ See B. D. Hopkins, *The Making of Modern Afghanista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 75.

④ See Kakar M. Hasan, *A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History of Afghanistan 1863-1901*, Leiden·Boston: Brill, 2006, p. 28.

⑤ Louis Dupree, *Afghanista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424-428.

⑥ See *Ibid.*, p. 485.

⑦ See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Afghanistan Studies, *The Durand Line: History, Consequences and Future*, Istanbul, 2007, p. 1.

⑧ Nabi Misdaq, *Afghanistan: Political Family and External Interferen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 297.

冲突。在达乌德执政时期（1953~1963年），阿富汗与苏联关系迅速发展，赫鲁晓夫在20世纪50年代公开支持阿富汗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的立场，导致巴基斯坦于1952年、1955年、1961~1963年3次封闭巴、阿共同边界，镇压境内的普什图人独立运动。当然，巴基斯坦一侧的普什图人对待“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态度也不一致。该国西北边境省大部分为定居区，经济状况相对较好，并没有特别强烈的独立意向。而联邦直辖部落地区的普什图族大部分人口以游牧为主，处于自治状态，他们既反对巴基斯坦的控制，也不赞成与阿富汗合并。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一度缓和。1963年，在该问题上持强硬立场的阿富汗首相达乌德下台，使该问题出现转机。在1965年和1971年的印、巴战争中，阿富汗严守中立立场。1976年阿、巴两国元首进行了互访，开始就“普什图尼斯坦”问题进行双边谈判。70年代初，在巴基斯坦大选中，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领导的人民党获胜，且与普什图和俾路支民族主义政党达成妥协。普什图人逐渐融入巴基斯坦的政治生活中，甚至成为巴基斯坦总统。连普什图民族主义领袖阿卜杜勒·加法尔·汗也称，“关于‘普什图尼斯坦’的要求已经实现”<sup>①</sup>。

然而，阿、巴双方并没有抓住解决“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历史契机。1978年，在苏联的支持下，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发动政变，推翻了达乌德政权，阿巴关系再度恶化。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普什图尼斯坦”地区更是成为阿富汗抗苏运动的基地，大批阿富汗难民涌入该地区，形成了难民问题，据统计，逃到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约500万人，其中83.6%为普什图族，<sup>②</sup>他们与巴基斯坦的普什图族属于同一文化、同一民族、同一宗教，大多逃入西北边境省，使“普什图尼斯坦”问题进一步发展。各国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也汇集于此，毒品贸易泛滥，枪械流通严重。1989年苏联撤军后，阿富汗陷入内战中。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巴基斯坦的支持下，“塔利班”运动兴起，并成为阿富汗的主导力量，阿巴关系有所好转。然而，巴基斯坦政府并不能完全控制塔利班，塔利班也未接受“杜兰线”。<sup>③</sup>“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仍悬而未决。

2001年，塔利班政权倒台后，很大一部分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成员逃到了“普什图尼斯坦”地区，该地区又成为阿富汗反美运动的基地。阿富汗战争后，阿巴关系更加复杂。两国虽然在打击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上有共同利益，但在对待“普什图尼斯坦”的归属上却少有共识。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也不接受“杜兰线”，双方甚至一度爆发边界冲突。与此同时，“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与阿富汗毒品问题、难民问题的关联性也逐渐加强。“普什图尼斯坦”问题已不仅仅是阿巴领土争端问题，而是成为影响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因素。然而，当今阿富汗中央政府权力有限，巴基斯坦国内政局不稳，美国对阿富汗战略失效，“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解决前路漫漫。

## “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成因

“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是第三世界国家领土争端的典型案例，它不仅是殖民主义的历史遗迹，也是现实地缘政治的产物，还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国国家建构的历史教训。

### （一）国际格局的转变是“普什图尼斯坦”问题形成和发展的前提

国际格局是影响国际政治的重要因素。“普什图尼斯坦”地处中南亚的交汇处，地缘政治地位极为敏感，国际格局的内部矛盾往往外化为大国围绕这一地区的博弈。19世纪中后期，英国实力相对衰落，而经过改革的俄国实力迅速增强，两国在中亚的博弈中，英国逐渐处于守势，它则试图通过

① Muhammad Mushtaq op. cit., p. 283.

② 时宏远：《浅议巴基斯坦境内的阿富汗难民问题》，载《世界民族》2010年第2期，第48页。

③ Shihil Sildiqi *Global Youth Fellows: "Afghanistan-Pakistan Relations History and Geopolitics in a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ntext"*, Walter and Duncan Gordon Foundation 2008, p. 30 [http://www.gordonfn.org/resfiles/sildiqi\\_afghan-pak%20final2.pdf](http://www.gordonfn.org/resfiles/sildiqi_afghan-pak%20final2.pdf)

“创造”“缓冲国”和“缓冲区”的方式来防御印度，这个“缓冲国”就是阿富汗，而“普什图尼斯坦”正是“缓冲国”中的“缓冲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体系瓦解，而新的国际体系尚未完全形成，英国殖民势力退出印度后，南亚地区出现了权利真空。在没有外部干预和协调的情况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国没有就“普什图尼斯坦”的政治归属达成一致，导致了“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出现。美、苏两极格局形成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分属不同的阵营，两国交恶不断，“普什图尼斯坦”又成为美、苏两极的“缓冲区”。

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入侵阿富汗不仅推动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也使“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更加复杂化。之后形成的美国“主导”世界的单极格局又触发了所谓的“文明的冲突”，赋予了“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以新的内涵。因此，“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最终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国际格局的转型。

(二)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国在处理领土问题上经验的缺失是“普什图尼斯坦”问题形成的重要因素

1919年阿富汗独立后，其外交几乎仅限于苏、英两大强权国家，双方是一种不对等的外交关系。1947年，巴基斯坦才作为一个独立的国际政治实体在国际舞台上出现。因此，当阿、巴两国作为平等的政治行为体来处理“普什图尼斯坦”的政治归属时，由于相关外交经验的缺失，表现出“零和”博弈的趋向。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巴基斯坦封闭与阿富汗的共同边界直接导致了阿富汗达乌德政权的倒台，而阿富汗在印巴冲突中的立场对于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有重要影响。解决“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离不开阿、巴两国的沟通、对话与合作。阿、巴两国也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六七十年代，阿巴关系趋缓，70年代末，两国甚至有可能达成解决“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协定。然而，在美、苏两极格局的影响下，阿、巴两国的外交空间狭小，以致于在国际格局内部矛盾的发展与国内政局变更的相互作用下，阿、巴两国失去了解决“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历史契机。

(三) 普什图族的跨界(国)属性是“普什图尼斯坦”问题解决的难点

跨界民族作为殖民主义的历史产物存在于第三世界国家。19世纪末的《杜兰协定》将300多万普什图人划入印度。<sup>①</sup>1947年印巴分治时，巴基斯坦继承了英国的殖民遗产，使“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成为一个跨界民族问题。

此类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民族认同削弱国家认同，民族问题引发国家间争端。“普什图尼斯坦”地区民众对普什图族的认同要大于对巴基斯坦国家的认同。正如普什图民族主义者瓦利·汗(Wali Khan)所言，“普什图族已存在了6000年，作为穆斯林也有1000年之久，而作为巴基斯坦人仅仅27年”<sup>②</sup>。实际上，巴基斯坦的普什图族内部有很大差异，大多数人希望保持自治地位，而不是与阿富汗合并。巴基斯坦政府针对这一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沿用原先英印政府将普什图族定居区和游牧区分开治理的政策，给予两个地区不同的自治权；以是否是穆斯林作为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区别；扶持普什图族地区经济和教育的发展<sup>③</sup>；给予普什图族政治上的平等地位等。2008年，阿卜杜勒·加法尔·汗之孙瓦利·汗领导的普什图族政党——人民民族党(Awan iNational Party)赢得了西北边境省的地方选举，成为该地区的执政党。普什图族在巴基斯坦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普什图人阿尤布汗和伊沙克汗还成为巴基斯坦总统。

然而，由于“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跨界属性，它不仅是巴基斯坦的民族问题，而且是阿、巴两国的领土问题。加之这一地区的特殊地缘特点，地缘政治作用于“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跨界性，使其“国际化”，更加大了解决问题的难度。

① 邱建群、李慧：前引文，第58页。

② Muhammad Mushaq op. cit, p 283.

③ 参见杨翠柏、李德昌编著：《当代巴基斯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3~99页、106~110页。

## “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影响

“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不仅对阿巴关系，而且对阿富汗重建、美国对阿富汗政策、地区稳定与安全，乃至世界的稳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 （一）对阿富汗重建的影响

历史上，“普什图尼斯坦”问题对阿富汗的政治、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今，它又成为影响阿富汗重建进程的关键因素。塔利班、“基地”组织等伊斯兰主义反政府武装是阿富汗重建面临的巨大挑战。阿富汗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崛起与“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有直接联系。20世纪50年代，由于阿巴关系持续紧张，巴基斯坦政府支持包括希克马蒂亚尔、马苏德、塔利班在内的阿富汗反政府的伊斯兰主义运动。70年代末，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由于“普什图尼斯坦”与阿富汗的特殊历史联系，该地区成为阿富汗抗苏运动的基地，塔利班等伊斯兰主义运动就是在这里发展起来的。2001年，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倒台后，“普什图尼斯坦”地区成为塔利班的“避难所”。据悉，塔利班和“基地”组织领袖奥马尔、本·拉登都藏匿在这一地区。<sup>①</sup>塔利班还在这里实现了重组。以“普什图尼斯坦”为基地的塔利班已对阿富汗的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普什图尼斯坦”地区是阿富汗难民的主要聚居区，2008年，滞留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还有近250万，其中81.5%是普什图族人。<sup>②</sup>他们大多出生在巴基斯坦，在阿富汗并没有社会关系，再加上阿富汗落后的经济状况，致使很多难民滞留在巴基斯坦，加剧了阿富汗国内的人口流动，不利于战后重建工作的开展。更为严重的是，很多难民还加入塔利班以谋生。另外，随着塔利班活动中心由阿富汗转向阿、巴边境，“普什图尼斯坦”地区毒品生产开始泛滥，<sup>③</sup>从而弥补了由于阿富汗禁毒对塔利班的影响。“普什图尼斯坦”地区还是阿富汗毒品主要走私路线之一——“南线”的必经之路，2008年，通过这一路线走私的阿富汗毒品占阿富汗毒品年产量的30%。<sup>④</sup>如今，“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仍是阿巴关系的敏感区域，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甚至将“杜兰线”称为“仇恨之线”，认为“杜兰线”是将普什图族两兄弟分开的高墙。<sup>⑤</sup>因此，“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是阿富汗难民问题、毒品问题形成的重要原因，而后两个问题，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运动相互作用又赋予“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以新的内涵，严重地制约了阿富汗重建工作。

### （二）对美国阿富汗战略的影响

阿富汗战争后，美国将其战略中心西移到伊拉克，阿富汗安全局势恶化。2008年与2009年之交，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了对阿富汗新战略，该战略与“普什图尼斯坦”问题密切相关。阿富汗战争后，塔利班正是在“普什图尼斯坦”地区得以喘息，并且以此为基地袭击美军。而由于巴基斯坦对“普什图尼斯坦”拥有主权，当阿富汗塔利班受到美军打击时，往往越过“杜兰线”逃到“普什图尼斯坦”地区，美军越界清剿塔利班，又引起巴基斯坦政府的不满。这一点在奥巴马于2009年初

① See Debidatta Aurobinda Mahapatra “The A/Pak Strategy and Its Implementation”, *Journal of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1, No 3, 2009, p. 1004.

② Ministry of States & Frontier Regions Government of Pakistan, “Census of Afghans in Pakistan, Population Census Organization Statistics Division Government of Pakistan”, 2005, p. 6. [http://www.reliefweb.int/w/RWF/files/2005.nsf/FilesByRWDocUNIDFileName/AMYT-6GNL2K-unher-ag-05sep.pdf/\\$File/unher-ag-05sep.pdf](http://www.reliefweb.int/w/RWF/files/2005.nsf/FilesByRWDocUNIDFileName/AMYT-6GNL2K-unher-ag-05sep.pdf/$File/unher-ag-05sep.pdf)

③ 关于阿富汗毒品种植情况参见刘青建：《阿富汗重建失效之分析》，载《西亚非洲》2008年第10期，第13页。

④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 and Crime *Addiction*, “Crime and Insurgency: The Transnational Threat of Afghan Opium”, Slovenia 2009, p. 7.

⑤ See Shbil Siddiqi *op. cit.*, p. 34.

提出的阿富汗新战略<sup>①</sup>中有所反映。其中“阿富巴”一词本身反映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对阿富汗战略的核心，即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视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反恐。<sup>②</sup>美国试图运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一方面支持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温和派进行谈判；另一方面试图通过增兵，联合巴基斯坦等阿富汗的周边国家，以便形成打击塔利班的“合力”，为美国体面地撤出阿富汗营造条件。2009年以来，美国沿着“阿富巴战略”所勾画出来的路线采取了一系列行动。7月，驻阿富汗美军发动了清剿塔利班的“利剑攻势”。12月，奥巴马宣布美国增兵阿富汗3万人。与此同时，巴基斯坦也开始了清剿“普什图尼斯坦”地区塔利班的行动。然而，奥巴马对阿富汗战略的前景并不十分乐观，由于“普什图尼斯坦”地区特殊的历史、地理、民族和政治状况，用军事手段是很难消灭塔利班的。奥巴马对“阿富巴战略”的前景黯淡。

### (三) 对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影响

“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不仅是阿、巴两国的领土和民族问题，而且已成为影响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因素。近年来，随着巴基斯坦加入美国的“反恐战争”之中，它已成为塔利班攻击的目标。此外，包括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土库曼斯坦伊斯兰党在内的许多中亚伊斯兰主义运动或多或少都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些伊斯兰主义运动往往通过毒品走私筹集资金，这对中亚各国的政治与社会稳定产生了严重威胁。正如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公室（UNODC）执行主任科斯塔（Antonio Maria Costa）所说，“丝绸之路已变成一条海洛因之路，这条通往当今世界最具战略意义和不稳定地区的道路充满了暴力和死亡”<sup>③</sup>。

“普什图尼斯坦”问题还对南亚的国际政治格局产生了一定影响。印巴冲突是影响南亚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与巴基斯坦接壤的阿富汗的外交政策对印巴双方实力对比有重要影响。由于“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影响，印阿关系密切，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巴基斯坦腹背受敌，削弱了巴基斯坦对印度的行动能力。“普什图尼斯坦”问题还影响中南亚经贸合作的发展。中南亚经济有较强的互补性，经济合作潜力巨大。2003年还建立了中南亚商贸论坛，以推动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合作。然而，“普什图尼斯坦”地区连接着中南亚的陆路交通，“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长期存在势必影响中南亚经贸合作的加强。

“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国际影响还不仅仅限于上述方面，由于该地区敏感的地缘特点，该问题自形成之日起便和国际格局、地缘政治产生互动，使其内涵很快就超出了阿、巴两国的领土问题与民族问题的界限，成为复杂的地区热点问题。当今，俄罗斯车臣、伊拉克，以及也门等国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运动、世界毒品问题等都与“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有关联。它已成为地区不稳定之源，对中东、中亚、南亚，甚至世界的安全与稳定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解决离不开阿、阿双方合作，更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责任编辑：徐拓 责任校对：樊小红)

① 也被称为“阿富巴战略”（AfPak Strategy）详情参见许洁明、余学波：《北约介入阿富汗战争前景浅析》，载《西亚非洲》2011年第1期，第6页。

② See Debidatta Aurobinda Mahapatra, op. cit., p. 1004.

③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 and Crime, op. cit., p. 3.

## The Issue of Pushtunistan: Its Origin, Cause and Effect

*Yao Daxue & YanWei*

pp. 5– 11

The issue of Pushtunistan is the dual product of history and political realities. The “Durand Agreement”, signed by British and India in 1893, is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Pushtunistan problem”. The India–Pakistan partition in 1947 gave birth to the “Pushtunistan problem”. With the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Pushtunistan problem”

became more and more complex, and now it has become a regional hot spot issue. “Pushtunistan problem” now has important impact not only on Afghanistan – Pakistan bilateral relations, the reconstruction of Afghanistan, and U. S. strategy in Afghanistan, but also on world security and regional stability.

## The Role of the Middle East States in the Southern Philippine Peace Process

*Meng Qingshun*

pp. 11– 18

The Muslim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played several kinds of roles as supporters of the Moro Muslim, negotiations intermediaries and promoters of comprehensive peace at different stages of peace processes in southern Philippine. They contributed to the successful shift from war situation to peace talks, from paper to actual peace talks and from

partial peace to comprehensive peace in the southern Philippines.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are able to play such a role based on their position of strength, principled stand and flexible interaction adopted by Philippine foreign policy and their good interrelations with Philippines.

## Turkey and Greece: the Dispute on the Aegean Sea

*Wu Chuanhua*

pp. 18– 27

The Aegean Sea, surrounded by Turkey and Greece, is of high significance to both sides politically, economically, militarily and strategically. The Aegean Sea Dispute, connected with many other issues, such as the Cyprus dispute, has its deep historical origin and brings about long–term hostility between Turkey and Greece. The Aegean Sea Dispute includes a series of complicated issues: sovereignty over some islands, width of territorial sea, width of

territorial space, delimitation of continental shelf and demilitarization of some islands. The long–term dispute not only affects the Turkish–Greek relations but also threatens the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Though the Turkish–Greek relations have gained détente since the end of 1990s, both countries wouldn't make a compromise on the Aegean Sea Dispute. “The Aegean Sea Cold War” hasn't ended up yet.